

欧阳山 著

三家巷 3

（又名《一代风流》）

人民文学出版社

欧阳山 著

三家巷

3

I247
947.3



又名《一代风流》

0639389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九年·北京

重庆教育学院图书馆



B0731393

目 录

—〇一	山重水复	987
—〇二	知名知情和知心	997
—〇三	田鸡局	1007
—〇四	可怕的变化	1017
—〇五	风满楼	1026
—〇六	水鬼幽	1036
—〇七	在演习声中	1046
—〇八	不寒而栗的冬天	1057
—〇九	智者	1067
—一〇	保卫华南	1077
——	清明会	1087
——二	迷宫	1095
——三	南方不亮北方亮	1105
——四	如醉如狂	1115
——五	广州脸红了	1125
——六	夜行者	1135
——七	被抛弃的人们	1144
——八	广东三无	1154
——九	报答	1164
—二〇	南岭之秋	1174
—二一	表姊妹	1183

一二二	美景良辰	1192
一二三	天堂纺织厂	1201
一二四	三劝	1210
一二五	离情	1218
一二六	乐极生悲	1228
一二七	同情和偏见	1237
一二八	夏至之夜	1247
一二九	降龙峪	1257
一三〇	左撇子	1267
一三一	中尉副官	1277
一三二	一挡	1287
一三三	再挡	1297
一三四	三挡	1307
一三五	人情留一线	1317
一三六	醉生梦死	1327
一三七	在仙女洞中	1337
一三八	四十寿辰	1347
一三九	情惨惨	1357
一四〇	绝命书	1367
一四一	一个新党员的烦恼	1377
一四二	坦白竞赛	1387
一四三	典型带动	1397
一四四	夜奔	1407
一四五	偶像	1417
一四六	不吉祥的洛川	1427
一四七	清风明月	1437
一四八	黯然魂销	1446

一四九	延安的婚礼	1456
一五〇	秋风紧	1465

—〇— 山重水复

俗话说：“光阴似箭，日月如梭。”

自打周炳从那个暗无天日的宪兵司令部的牢房里保释出来以后，不知不觉地又过了四年多的时间。在这四年多的时间里，周炳当了党的一名非常出色的交通员。他以各种公开的职业做掩护，走遍了广东全省，并且几次深入到江西的中央苏区；后来他又在香港的轮船上当过水客，又到广东各地的农村收买过药材；以后，又到上海去当过绸缎贩子；最后又回到广州来，当了一间私立中学的体育老师，一直没有离开过广州了。光阴一天接着一天地流过去，又到了一千九百三十六年八月二十号这一天，从胡杏那严肃、紧张、又满心欢喜的神情看起来，任何人都可以知道，这是她的大日子。

近五年来，中国的四万万老百姓在水深火热之中，熬过了他们一辈子当中最痛苦的日子。他们受尽了外国的种种令人不能忍受的欺凌，压榨和侮辱。帝国主义列强纷纷在中国划定势力范围，对淳朴的，勤劳的中国老百姓进行剥削。特别是那穷凶极恶的日本帝国主义，比哪一个列强都干得更凶，简直是对中国进行赤裸裸的掠夺。在本国内部，中国的老百姓又受到官僚资本家和买办资本家跟落后、顽固的地主们双重的剥削，加上种种的天灾人祸，简直到了活不下去的境地。他们纷纷破产，纷纷参加革命，参加造反；或者是纷纷去当流氓，当强盗，当兵，当土匪，靠非法手段过活。整个国家在世界上被认为愚昧、无知、野蛮、落

后的劣等民族，大家都想在中国捞一把，都想用武力、用欺诈把中国的革命镇压下去。国家的命运真是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做一个中国人，他的地位比做一条西洋狗都不如，许多人都唉声叹气地想道：中国的亡国是亡定了，再也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挽救它了。……

本来，在中国的革命势力发展到长江流域的时候，最早想用武力镇压中国革命的是英国的一只军舰，它向南京下关放了一炮。可是后来，全中国人民起来反对它，它就吓得不敢再放肆，夹着尾巴逃跑了。第二个接上来的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一九二八年，蒋介石国民党背叛革命一年以后，那时候，北伐军到了山东的济南，叫日本人痛快淋漓地打了一个落花流水。蒋介石决定绕路北上，不敢跟日本人稍为较量一下。这样一来，日本帝国主义看准了蒋介石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它知道蒋介石是对外投降，对内镇压的，于是，它的胃口就大了起来，它的野心就发展了起来。在山东济南惨案发生了三年多以后，在一千九百三十一年九月十八日，它就在东北下手，一眨眼工夫就占领了沈阳，攻占了北大营兵工厂。到这个时候，南京国民党蒋介石还命令不许抵抗。这样子，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就世界闻名了，日本帝国主义就更加野心勃勃了。在这一年的十一月七日，为着领导中国人民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为着领导中国人民改善自己的悲惨的生活，中国共产党在江西瑞金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全国人民都看得清清楚楚，中国共产党跟国民党就是这样的不相同。到了一千九百三十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十九路军在上海跟日本人打起来了。国民政府在两天以后就宣布迁都洛阳。到三月九日，伪满洲国也宣布成立了。但是在四月七日，国民党的政府在洛阳还在召集国难会议，决定“对日交涉，合理剿共”的方针。可是，四月十五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

府就义正辞严地发表文告：对日宣战。中国共产党跟国民党又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全国人民当然都是看得清清楚楚的。其后，到了一千九百三十三年，日本帝国主义者在一月份攻陷了山海关，在四月份又进攻滦东，侵占华北。国民党还是一直往后撤退，同时，另外一方面更加紧剿共，镇压人民。这一年的年底，十九路军在福建成立人民政府，打出反蒋抗日的旗号，但是，第二年的一月就遭到了失败。到了一千九百三十四年的十月，中国的红军为了北上抗日，进行了旷世未有的长征。到了一千九百三十五年，国家的危亡已经到了人人都看得见的程度。可是，蒋介石国民党仍然坚持自己的卖国主张，下令禁止一切排日活动，镇压一切抗日活动，还要跟日本人去讲亲善。到了这一年的年底，中共中央跟红军的军委会又发布《抗日救国宣言》，再一次号召抗日者团结起来，组织抗日联军跟国防政府，并且提出了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这以后，就引起了北京学生的“一二·九”运动。这样子，中国人民像一个缠绵床第的，长久卧病的人，迈着蹒跚的脚步，走进了一千九百三十六年。而就在这年的五月，国民党的冀察政务委员会还同日本签订了华北防共协定。有知识、有远见的人都认为中国的灭亡是指日可待的事情了。就在这种情况下，胡杏迎接了她一生中最伟大的一天。

原来这一天，她在大市街关杰所开的那家小印刷铺子的楼上举行入党的宣誓。这楼上是一个一丈多宽，两丈多长的大房间，平时做关杰的卧房。这里陈设很简单，只有一张木板床，一张八仙桌子靠墙摆着；还有三把日字凳摆在桌子的三面，另外还有一张日字凳靠对面墙摆着，上面搁着洗脸盆。靠洗脸盆不远的墙上钉了一个手巾架子，挂了两条毛巾、一件旧衣服。此外，这个房间空空荡荡的，什么东西也没有了。洗鉴、周炳、章虾、黄群四个人来参加她的宣誓仪式。洗鉴代表上级党，是监视人；周

炳是支部书记，章虾和黄群是胡杏的入党介绍人。他们在楼上举行仪式的时候，关杰在楼下用脚拚命地踩动他那一架脚踏印刷机，把这个印刷机搞得克楞、扑挞，克楞、扑挞地响着，作为掩护。当宣誓仪式完成了以后，洗鉴、章虾、黄群都陆续下楼走了，只有周炳留下来，跟她谈话。他首先表示衷心祝贺她，祝贺她这个新的，辉煌的政治生命的开端。

他俩斜着身子，面对面坐在关杰的木板床上，周炳用两只大手紧紧地握着胡杏的两只手，两个人的眼睛彼此对望着，许久许久都没有开腔。后来，周炳不胜感慨地说道：“阿妹，你完全变成一个成人了。你不单是在文化上有了很大的进步，认识了很多的字，能够看很多的书，而且在政治上你也完全成熟了。今天的宣誓，就是你在政治上开始走上一条康庄大道的标志。”停了一会儿，周炳又接着往下说道：“不管怎么样，阿妹，你确实已经是一个成人了。从你当丫头的时候起，我就看着你长大，看着你忍受了多少的痛苦，忍受了多少的咸、酸、苦、辣，很不容易地成长到今天。这确实使我高兴——这都是你自己坚决奋斗得来的结果，很简单呵！我一边替你高兴，一边又想起了另外一个人，觉着非常心酸。这个人是谁？不用我说了，就是你的家姐阿柳。她牺牲到现在，已经整整五个年头了，你还记得么？她恰恰就是死在五年前的八月二十号这天的，这事情也真是凑巧。我完全相信，如果你家姐不是死得那么早，到了今天，她也会跟你一样成长起来，变成一个共产党员的。可是，不幸得很，她已经不在了，这怎么能够不叫人悲伤呢？你算算看，我今年已经二十九岁了，如果你家姐在，她也二十八岁了，你记得么？”说到这里，周炳的眼睛更加发愣地直望着胡杏的眼睛，他的两只手把胡杏的两只手握得更紧了。又过了差不多有五分钟，周炳松开两只手，站了起来，对胡杏说道：“来，到这边来。”接着，他就把胡杏领到八

仙桌子前面，叫她站在刚才她宣誓的地方，抬头向上望去。只见那里挂着一幅一尺多高、二尺多宽的红旗，是用原封神红布做的，上面钉着黄布剪成的铁锤、镰刀。原来，这面党旗就是胡柳在七年以前亲手做成的。那时候，为了纪念广州暴动两周年，他们在震南村开了一个会，就用的是这面旗子——是周炳画的样子，胡柳亲手缝制的。周炳举起一只手禀告道：“阿柳，你安息吧。你在临终的时候，还用手指在我手心画了一个‘杏’字。到今天我还感觉到你的热气……现在，我把阿杏送上革命的征途了。你该闭上眼睛了。你安息吧！”胡杏也学着他的样子，举起一只手禀告道：“家姐，你安息吧！”然后，两个人就坐在八仙桌旁边那两张日字凳上，促膝长谈起来。

周炳仍然保持着他那种沉痛的调子，说道：“唉，自从阿柳死了以后，这五年来，我实在没有一天好过。时局呢，没有出路；国民党呢，一味子倒行逆施；日本人呢，一天、一天得寸进尺；全国老百姓都是人心惶惶，觉着又阴沉，又闷损。这五年简直过得像五十年一样，我整个人都变老了，你说是不是呵？”胡杏轻轻地、同情地摇着头，没有回答他。他接着往下说道：

“自从我入党以后，我就抱着一种非常激动的心情，接受了党所分配的崇高的任务。我当了一名交通员。有时候化装成一个收买药材的小贩，挑着一担箩筐在各县的荒山野岭上走着；有时候化装成贩卖儿童药品和妇女梳装首饰的行商，深入到江西苏区的红土地上。这时候，我总感觉到天地非常广阔，山川非常秀丽，心情非常舒畅。我干的是一种卑微的工作，可这是替咱们党的救国救民的崇高事业干的，连我这卑微的工作也感到自豪。这时候，我不由得想起来要是阿桃表姐还在，阿柳妹妹还在，咱们大家一起干，那该有多好！不用说，这时候我也一定会想起小杏子来，觉着她也应该参加党，跟咱们大家一起干！有时候，我

站在北江、东江、西江各种装饰华丽的轮渡上，望着因为国家受侮辱而变得怒吼起来的江水，听着船上的乘客因为不满意当局禁止抗日而发出的叫骂声，觉着咱们党能替人民说话，充分表现出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勇气和决心，真是伟大！我做的事情虽然渺小，可也十分值得！这时候，也不由得会想起阿桃表姐，阿柳妹妹和咱们的小杏子来！又有时候，我坐在去上海的大轮船上，望见四面无边无岸的大海，好像一下子忘记了自己要到什么地方去。不错，我现在得到的指示：带一些东西到上海去，在某一个什么地方，找某一个什么人。我将见到一个平常的人，完成一件平常的工作。可是这些平常的工作，综合起来它就会产生一种巨大的威力么？甚至是无与伦比的超巨大的威力么？说起咱们崇高的，伟大的党，它的威力自然是无与伦比的。可是这些威力是怎么形成的呢？党的整体是个什么样子呢？党的全部活动又是怎样的呢？我就觉着非常神秘，非常不能理解。这时候，总不由得又想起你们三个人来，觉得咱们要是能够在一起研究研究，该有多好！自然，我干这个交通员，艰难险阻也是有的。可是我都慢慢克服过来了。你看，”周炳说到这里，举起他的右手，叫胡杏看，“在宪兵司令部里，他们把我右手这个无名指跟小指头都打断了，弄残废了。可是，这个对我也不能成为什么妨碍。该做的事情，我还是都做了；该写的东西，我还是都写了……现在，我还当起一个体育教师来呢！……五年过去了，我也过了半辈子了。真是可以说，半生奔走，做不出什么事情来。对于你家姐阿柳，对于这样一位烈女，我实在觉着惭愧。”说到这里，周炳又不断地，频频地连声呛咳起来。胡杏知道这是他在宪兵司令部坐牢以后带回来的创伤。近几年来，她都为他这种呛咳暗暗地担忧，恐怕这会给他造成一种治不好的痼疾。

这以后，两个人又沉默下来，很久都没有开腔。胡杏在心里

面盘算：她炳哥确实年纪也大了，看看快要变成个中年人了。替他着想，他确实也应该成个家了，像普通人所说的，要成家立业了。她想把这个心事说出来，又怕惹起她炳哥的伤心。她用低沉的，微带沙哑的嗓子叫了一声“炳哥”，当周炳把脸朝着她，要听她说话的时候，她却没有说下去。过了一会儿，她又下了决心，要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但是，她还是只叫了一声“炳哥……”仍然没有往下说。到了第三次，她下定了很大的决心，叫了一声“炳哥……”可是，照样没有把话说出来。周炳紧紧地握着她两只手，觉着好笑起来了。他故意装出轻松的样子，对胡杏说：“你有什么话，你尽管讲嘛，咱们现在已经不只是兄妹，而且是同志了。你尽管讲出来，什么话都没有关系，说吧，说吧。”可是胡杏终于没有敢说出来。只见她换了一个话题，说道：

“可不是么？这个五年来，他姓陈的，姓何的，姓张的，姓李的这几家人，都变得更有钱了，大把大把的金银珠宝流进了他们的家里，他们的箱子、柜子，钱庄、银行都装满了，还装不完。可是，咱们呢？咱们周家、区家、杨家，还有我自己在震南村那个破家，是变得一天比一天更穷了，个个人都是皮黄骨瘦，满脸病容，经常连饭都吃不上了。咱们这些人为什么只配过这么悲惨的日子呢？”

周炳一听，心里非常惬意，就连声赞美道：“对，阿妹，你问得好，事情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说，小杏子，你真是成人啦，成了一块材料啦！你已经看到这个社会的病根子，你已经掌握了这个社会的本质——这一点，我是非常高兴的。我应该祝贺你！”说到这里，他又把手举起来，放在胡杏的头上，轻轻地把自己的头发摸了几下，好像还是把她当作一个小丫头似的，说：“你不要急，你不要担心。虽然他们陈家、何家、张家、李家是趁着国家有难的时候拼命地掠夺，发了大笔国难财；虽然咱们周、区、杨、胡

这几家是被他们剥削了，压榨了，暂时变得更穷了——可是，你还要清醒地看到，这个世界由他们这几家人来做主的时间不会很长了。你只要想一想，为什么全中国的老百姓一天比一天更加不相信国民党，更加相信共产党；为什么全中国的老百姓都要跟着共产党起来抗日，起来革命呢？因为他们大家都知道，只有跟着共产党才有出路，国家才能够得救，他们自己也才能够得救。这样子，可见由国民党反动派——由陈家、何家、张家、李家做主的时间不会太长了，世界应该换主人了，应该换成中国的老百姓了，应该换成中国共产党了！这主动跟被动的地位因此就要倒过来，这主人跟仆人的地位也因此要倒过来，你说不是么？”

胡杏一听，觉着实在开心——越听越想听，越听越爱听，就嘻嘻地，低沉地，娇憨地笑了起来。周炳又补足他的证明道：“你只要看一看，为什么区卓、江炳、杨承荣、马明、陶华、关杰、丘照、邵煜、何娇他们这些人都纷纷地要求入党；还有何守礼，还有张子豪的儿女张纪文、张纪贞；还有李民魁的女儿李为淑；还有王通、阿葵两夫妇这些人都要求进步，你就可以知道了，你就可以知道这个世界上要朝什么方向变化了。像何守礼、张纪文、张纪贞、李为淑这些人，现在都纷纷要背叛他们原来的阶级，背叛他们那个剥削阶级，这是为了什么呢？这不是说，世界就要变了么？这不是说，谁是世界的主人，已经一天比一天更清楚了么？显然，这都是明明白白的证据。”

听到周炳这样信心十足地谈论着国家大事，胡杏又嘻嘻地，甜蜜地笑了起来，以致无意中露出了她左边脸蛋上那个又大又深的酒窝儿。她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又趴在那张八仙桌子上，用两只拐肘支撑着自己的上身，望着在八仙桌子上方的墙上贴着的那许多关杰所欣赏的艺术品。这些艺术品包括从香烟牌子里面选出来的英雄画像和美人画像；还有从什么画报上面剪下来

的美女照片；还有从什么地方买来的中国电影明星跟外国电影明星的照片。这里面甚至还有关杰自己的小照片和关杰跟胡执合影的小照片。她用手指着胡执那个照片，对周炳说道：“胡执姐姐这张照片可是照得好，照得很漂亮，看起来比她本人年轻多了。我看，他俩结婚以后，胡执姐姐变得漂亮多了，福气多了，快活多了，跟在震南村的时候那副皮黄骨瘦的模样比起来，完全成了另外一个人了。”

周炳拍着大腿附和道：“好极了，好极了，说得对极了！岂止胡执变了？何娇、何好、何彩，加上胡带，她们都变了，她们从一个乡下妹变成真正的自由女了。说起来，你不是也变了么？你不是也从十八层地狱下面爬了上来，爬到了人世间，做一个真真正正的人了么？其实，我自己也在变，我从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胡涂虫，逐渐地变成比较明白事理了。我是……”周炳说到这里，又叹了一口气，才接着往下说道：“反正，咱们都是落后，都是贫穷，因此，帝国主义和剥削阶级才来欺负咱们。他们把咱们看成是劣等民族，他们把咱们看成是愚蠢的人，因此，就来吃这一碗落后的饭。他们就是靠吃落后饭养肥了自己的。只要我们摆脱了落后，摆脱了贫穷，起来造反，起来革他们的命，他们的江山就保不住了。”

胡杏接着往下说道：“不错，他们的江山是保不住了，他们的江山要让给咱们了。江山还是原来的江山，可是面目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它一天比一天残破了。日本帝国主义把它撕裂了，把它踩扁了，把它一口一口地吞下去了。唉，多可恨哪！”

周炳带着强烈的同感说道：“正是因为帝国主义列强把它瓜分了，蹂躏了，侵占了，糟蹋得不成样子了，所以咱们才要来收拾它嘛。就拿广州来说吧，从前它多么宁静、优美、和善、逗人喜欢，可是现在也都面目全非了，往昔的风华全都消退了。多么可

耻，多么可恨哪！咱们甘心永生永世当牛马？哼！没门儿！咱们发誓要把全中国——全中国的每一个人民，都搞得文明富强起来！不达到这个目的，绝不罢休！”

说到这里，周炳站起来，在房间里缓慢走了一个圈，然后回到胡杏的面前，露出非常郑重的神气对她说道：“正是因为要达到这个目的，咱们才参加共产党，先锻炼好自己，然后才能消灭那些剥削阶级。有许多老同志都异口同声地告诉我，做一个共产党员，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学习集体主义，克服个人主义。这个人主义可以引起许多恶果，可是很顽固，不容易克服。我在入党以前，就曾经因为自私自利，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因为我在白色恐怖当中，无意中暴露了居住的地方，使得大哥阿金遭到国民党逮捕，后来终于牺牲了。这件事真使我抱恨一辈子！唉，阿妹，你可要牢牢记住我的话，记住我这个惨痛的教训！”

胡杏也同样郑重地回答道：“你放心，我记住了！”

一〇二 知名知情和知心

十月秋风起，天高云薄，整个广州不知不觉地，慢慢地干燥起来了。自从周炳当了那间私立中学的体育教师以后，因为学校没有宿舍，他仍然住在三家巷的老家里，就是那个小小的神楼底的房间，早出晚归，倒也觉着很方便。有一天黄昏的时候，他下了课，回到三家巷，坐在那棵枇杷树下面，对着旁边的那棵白兰树出神，想起十年来的往事。那枇杷叶子一片一片地，轻轻地，稀稀疏疏地落在他的身上，他也没有察觉。近十年来，或者说得远一点，近十六、七年以来，这三家巷到底发生了多少悲欢离合的事情，他想理也理不出一个头绪，只是觉着有一点惆怅，有一点说不出来的悲酸。陈家跟何家两幢房子因为都是用上等材料建成的，虽然有点陈旧了，还是那样神气十足地站在这个大地上，没有显露出什么倒颓的样子。可是他周家，那就完全不同了。他们的墙壁已经剥落了，他们的小矮门已经掉了一只；他们的神厅已经变成灰濛濛的一片，那些神红纸都变成淡黄的颜色了；他们客厅里陈设的那些家具不是断了腿就是脱了榫，那张八仙桌子也倾斜了，摇摇晃晃的，已经站不稳；他们的方砖地堂那种橙黄的鲜艳色调也褪淡了，变成不黄不白、肮脏脏脏的样子；有好几块方砖已经破碎了，有好几个地方已经从地面上翘起来了，也没有人去修理它。周炳从地上随手拾起一块枇杷叶子，轻轻地搓捏着它，同时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胡杏仍然在振华纺织厂做工，住在女工外寓里。平常吃过

晚饭，没有活儿干的时候，总喜欢回到三家巷她干娘家去看望一下。有一次，二嫂区苏看见她已经二十出头的人了，还没有个家，经常自己一个人荡来荡去，怪可怜的，就十分体贴地劝她道：

“小杏子，不是我多嘴，你也该有个窝儿了。那个何守义如今完全变成了一个疯子，不懂人性，叫他娘把他锁在一个黑屋子里。你应该跟他们何家一刀两断！”

胡杏听见她这样说，登时涨红了脸，像一朵鲜艳的玫瑰一样，半晌没有做声。区苏见她没有回答，又继续追问道：

“广州大城里，好小子到处都是。你们厂里自然有，厂外也是不少的。难道你一个也看不上眼么？”

胡杏站在离她不远的地方，面对面地望着她，果断地摇了摇头，慢慢地回答道：

“我只想革命，不想嫁人。”

区苏笑着驳她道：“傻丫头，嫁人又碍不着你革命！”

胡杏斩钉截铁地亢声说道：

“不，我要自梳，我只想革命！”区苏看见她态度这样坚决，也就无话可说。在广东珠江三角洲里面，凡是女孩子不愿意嫁人的，都把辫子挽成发髻，叫做自梳——就是永不嫁人，一辈子过独身生活的意思。从此以后，区苏也不好再多说什么了。

那天，胡杏在振华纺织厂的女工外寓里吃过晚饭以后，照例又回到三家巷来了。她首先走进屋里，去看看她的干爹周铁，干娘周杨氏，嫂子女区苏跟侄儿周贤，问他们可好。然后走出来，和周炳并排着坐在那张长长的石头凳子上。她先开口对周炳说道：“炳哥，天气都那么凉了，你还不穿衣服，光披着一件单衣，不怕着凉？”周炳还没有从回忆里面苏醒过来，只是漫不经心地回答道：“不要紧，不冷。”此外，也没有说什么。坐了一会儿，胡杏又用手指一指旁边那棵白兰树，嗟叹地说道：“炳哥，你看，咱们